

世纪经典

皑如山上雪

AIRUSHANSHANGXUE

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

散文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皑如山上雪

AIRUSHANSHANGXUE

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

世纪

经典

散文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纪经典散文·皑如山上雪 / 刘辉, 尚晓娟, 李硕选编. 延边人民出版社, 2006. 9

ISBN 7 - 80698 - 375 - 9

I . 世… II . ①刘…②尚…③李… III . ①散文 – 作品集 – 现代②小说 – 作品集 – 当代 IV 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4168 号

世纪经典散文

皑如山上雪

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

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

印刷装订 河南新华印刷厂

总策划 王春晓

责任编辑 崔承范

主 编 王海艳

封面设计 刘 阳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

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80698 - 375 - 9 / I · 41

定价:357.60 元



当你拿到这套《世纪经典散文》时，
会感到拥有一部跨越整个世纪，值得
长期保存的高品位散文选本已不是奢
望。

本套丛书由多年来从事散文创作
和散文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学
者编选。他们曾编选过多种颇具影响
的散文选本，并且在散文创作中深得散
文三昧。

丛书用无数条金线将中国散文之
经纬贯穿起来，永恒的主题在时间长
河中尽显其魅力。

种下成熟的种子，但愿它们能随风
而落，在读者的心田生根、开花、结果，
于是，你我的心间将芬芳四溢。



雪上山上如皚

序 言

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散文创作历程，在整部中国散文史上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。这是因为它于形式和内容方面，都艰苦卓绝地展开过一场重大的革新。当告别了长期运用文言写作的那一部历史之后，白话散文获得了健康和全面的发展，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作品。这样的书写方法肯定可以使极大多数的民众更容易接受文化的熏陶，尤为重要的是它所追求的人性解放与现代民主的精神。始终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向前迈进的步伐。

整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，是在艰辛困顿与曲折多变中前进的。它交织着多少辉煌和灾难，凝结着几何欢乐与痛楚。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许多写得比较成功的散文作品，都鲜明和生动地描绘出了这个时代中的社会场景、人生踪迹，以及他们灵魂深处的种种波澜。阅读一些这样的篇章，肯定能够增加见识，开阔视野更为细腻地理解人们心理的动因，从而很有益于升华自己思想的层次与精神的境界。

散文是一种充满了主观意识的文体，在描摹社会人寰和自然环境的时候，总是侧重于诉说自己对于这客观世界的印象、体验和感悟，这样就十分容易打开自己心灵的窗户，跟许多读者朋友进行诚恳与亲切的对话，因此也必然会洋溢出真挚、灼热、浓郁和深沉的感情来。当作者以此种纯真的情愫，去面对和投入生活的激流时，又必然会在不断的碰撞与融汇之间，产生出纷纭的哲思来。将这样由人生的海洋里升腾出来的情感与哲理，通过优美的文字抒写成章，像如此丰富繁复和文采斐然的社会史与心灵史，自然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了。

我们编纂成的这套丛书，分为十二本，选录多篇散文作品，提供给各

各行各业中间喜爱阅读此种文体的年轻朋友们，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浏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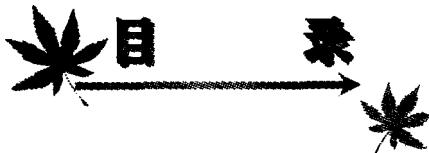
任何人都是在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思索的过程，才有可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准，形成渊博的知识、深厚的思想和出色的审美涵养。这样就会对于浏览过的任何作品，在经过认真的揣摩与剖析之后，都能够作出适当的判断来，准确地指出它成功或不足的地方。如果将自己这些珍贵的意见，通过若干不同的渠道，充分地反馈给当今许多撰写散文的作家，引起他们在深入的思考之后，能够更好地进行挥洒，这样就肯定会促进散文创作在二十一世纪的迅速迈进和重大丰收。正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倡接受美学的德国学者尧斯所说的那样。“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，没有其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”（《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》）。

如果有更多的读者朋友，除开乐于对阅读过的作品，进行认真的论证和批评之外，还渴望着自己也能够从容与欢快地去撰写散文的话，那么就一定要花费更多的精力，更为细致地去阅读与钻研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佳作。汉代学者桓谭在《新论·道赋》中，引用过经常与他相聚论学的扬雄的一句名言，说是“能诵千赋则善赋”。像这种对于自己人生经验的概括，真是具有普遍规律的涵义。如果想要从事某种文体的写作，确乎就必须用心地去阅读与揣摩前人在这方面的许多佳作，不通过这样刻苦的学习与借鉴的过程，那是无法跨出自己最初的步伐的，当然也就谈不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前人了。

说到阅读有关散文文本的这个话题，二十世纪以来的不少佳篇，自然又是应该作为起步的一项工作，从这儿再上溯和扩展开去，通过不懈的阅读与思索的过程，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审美的水准和境界之后，然后再去努力地撰写散文的话，一定会促使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的前景，变得更为开阔和美好起来。

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，都来阅读许多优秀的散文篇章，这是多么欢乐地陶冶自己情操的一种过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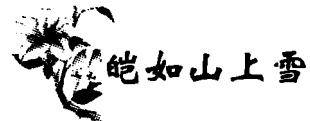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林非



皑如山上雪 / 张清华	1
离合悲欢的三天 / 田野	7
我把青春——锡箔般献出 / 刘烨园	15
初恋自述 / 马力	19
歌声与青春同在 / 储大泓	24
钟和表 / 肖复兴	27
紫藤萝瀑布 / 宗璞	30
女孩子的花 / 唐敏	32
桐花季节 / 李国文	38
民主的自白 / 周微	46
彩陶女 / 陈长吟	49
鸟的天堂 / 林非	53
小号手的忧伤 / 余杰	56
我的大学梦 / 莫言	59
维也纳的“金戒指” / 谢冕	63
最成功的生意 / 陈超	67
成年礼 / 筱敏	70
夜车穿越武汉 / 张守仁	80
行板如歌 / 王蒙	91
重读青春 / 素素	95
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 / 张贤亮	97
缺憾 / 李黎	104
拣麦穗 / 张洁	106

皓如山上雪

压 轿 / 刘成章	110
人体启迪 / 张国学	115
品味幸福 / 王蕙	120
旧居赋 / 余树森	122
父亲的馈赠 / 杨如雪	125
欣赏莫扎特 / 赵鑫珊	129
人生的门 / 赵俊辉	132
母爱无处不在 / 何风	135
母亲的遗画 / 胡猫	138
留一些给自己 / 乔叶	142
六个“对不起” / 聂勇军	146
一段生涯 / 冯艺	148
痛苦的飘落 / 张立勤	151
青春,你是一支难忘的歌 / 张海迪	156
更无顾惜青春 / 张炜	164
泥 哨 / 丁建元	167
洗桃花水的时节 / 铁凝	171
一段生涯 / 冯艺	177
青春不解红颜 / 王旭烽	180
知青墓地 / 李兰妮	182
腊月,怀念一种花 / 郭文斌	187
带着村庄上路 / 芦年初	189
精神明亮的人 / 王开岭	193
生活的某种时刻 / 郭红	199
你是我的长篇小说 / 潘向黎	202
在岁月的呼吸里醒着 / 刁利欣	205
一个人的哨所 / 凌仕江	211



——张清华

第一场雪是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味道的。深夜里，静极无眠，偶向窗外瞥去一眼，惊喜又骇然——惨白的路灯映照的夜空里，竟飘起了鹅毛般的雪片。是无风的落雪，飘飘悠悠，打着轻盈的旋儿，落下来。

地上早已是一片洁白，绒绒的有了一层。天地间静静的。此刻我体味到雪落无声的意味。痴痴地看了一会儿，又躺下，虚躁的心思静下来了，不知觉一场酣睡，次日醒来已是天光大白，忽记起昨夜的雪，但起身去往外看时，哪里还有雪的痕迹？原指望能看到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景象呢，可那千树万树，却只有湿漉漉的深绿和枯黄。银白的梦幻了无踪迹。直叫人疑心，昨夜所见，莫非是睡梦中的错觉不成。

便披衣出门，往开阔的涅卡河边走去。草地上露珠晶亮，背风处和旮旯里的确还能看见小片的积雪，瘦瘦的样子，偶尔有一两只不知名的小鸟在灌木间争抢着什么，遂知道昨夜所见不是梦。

来到河边的开阔地，向着东南面的国王、圣灵二山一望，却是一怔，真有点目瞪口呆：两座山的山顶上盖满了楚楚动人的一片，从山顶往下三分之一处，莹莹的白色遮住了往日郁



的深绿，往常那片枫树林虽然已经退尽了叶子，但整个儿看还是一片深绿，那是它们密密麻麻的树枝给人的印象，而现在，这树枝的下面和树权间，是耀眼的白雪。

便带了书，向山下的老城方向走去。河边的风景依然如往常，但今日叫我兴奋的却是山色。我知道，昨夜的雪怕是遇上了暖气流，雪下得来，却留不住。这种景象在我们那里通常是有立春之后才会有的，有俗话说，“立春之雪，狗也难撵。”是说那雪因为地气之暖，而化得飞快。欧洲虽是地气高寒，却有大西洋的暖流带来的温润空气。从这点上说，她是得天独厚的。即便是隆冬时节，也少有酷冷暴寒。雨雪交加，先雪后雨，乃是常见。

但正是这湿漉漉的一片碧绿和深黄，显出了那山巅之雪的耀目的洁白。如若是天地间一片白茫茫也就罢了，那眼睛会被刺得难以睁开，而现在则是天际的梦境了。白，但是那种令人神往的神秘之白，是那种只可遥望而不可企及的白。我猛可地记起了两个遥远而朦胧的句子，大约是卓文君的《白头吟》罢，“白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”。那竟是一位古代的美女用以自比的绝世之喻，此刻我真是为这样一个取喻所震动，也许是不曾真正注意，也许是习焉不察，司空见惯，现代人在审美经验方面的衰退，对本来无比生动的美感经验的麻木，真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啊。曾以为这不过是大而无当的泛泛的比喻而已，但此刻才真正体会到“白如山上雪”的奇妙和神秘，它遥远而逼近的美。

便去追想一位东方的美人，不是在现实中，而是在遥不可及的古代。那是多么自信的、超凡脱尘的美——“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”，又是多么叫人惭愧的自信、自尊和自爱。我在记忆中搜寻着，究竟在现实中还有没有这样令人仰慕的美，不

带俗艳、不带功利，不带卑弱，不带小女子的哀怨气，也不带市井的酸泼气的一位？

但还是住了罢。河上的风刮在眼里，有点隐隐的酸疼。白如山上雪，这样的女性在本质上不是男人能够看到的，这便是遥远的古代的“女性主义”了。设若是男人能够看见的话，那位夫君怎还会萌生“两意”。可见在真正的白雪之美面前，男人的眼睛总是失明的。他是良莠不辨、薄情寡义、永远只会做蚀本生意的。

索性学校也不去了，一个人被什么情绪攫持着，在山上盘桓了半日。终竟也没有爬到那雪线的高度，止于半山腰的仰望也就算了，因为再往上是没有路的，‘便有，也不易寻，地势陡峭，免不得心中有些畏惧。怅怅地回了住所。

好久还是难以挥去那耳边的萦绕，大约也是一种思乡的情绪在作怪，走在路上，它便跳出来，竟成了直觉里的一种游戏。直到那山顶之雪渐渐地销蚀殆尽，它们还不肯散去。也是怪了，更加执拗的后半句又在耳边盘旋着，仿佛积久地等待着解释——皎若云间月，那又是何等的一种美？

……终于有了答案，但是在许久以后。

从巴黎回来，我为了赶学校的课，一个人匆忙又稀里糊涂地上了车。巴黎的记忆还在脑子里翻腾着，忙不择路地找自己的车厢。谁想竟遇上了两位同胞，是因商务来欧洲的，趁机各处游览一番。彼此一搭话，便免了路途的寂寞。一路聊着，海阔天空，三教九流，唤起了久已淡忘的记忆。兴奋、慨叹、唏嘘，置身两个世界的巨大落差，中国人在这里大大地抒了一番情。不觉几个小时已过，抬手看时间，再对一下列车时刻表，知道快该下车了，就匆忙道别，互相交换地址联系方式。说话间，车停了，我拎起包，匆忙朝昏黄色的月台迈了下去。



下得车来，立定了往四周一看，觉得不大对头，曼海姆是个很大的车站，怎么眼前这个却如此之小？看着几个稀稀落落的下车乘客，一转眼就都走远了，我知道出错了，再回头想回到车上时，那列车却早已经启动，飞一般地急驰远去。我一个人茫然地在空无一人的站台上走着，正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情。我不明白，这资本主义竟也有晚点的时候，我按照列车时刻表的时间下了车，可却提前好几十公里，被抛在了一个叫做达姆施塔特的小站上。

可见逻辑是靠不住的，这教训真是意味深长。我在想，刚才如果不和那几个同胞说得昏天黑地，自己不会犯这样的糊涂，两个语境就是两个语境，稍稍有点含混就要铸成大错的，这是规律，必须牢记。

一个人，在深夜的站台上来回踱着步子，时针已经指向了午夜一点。斜风夹着寒雨吹过来，透心儿冷。灯光昏暗，我不知道下一班车什么时候会来，而且是否会在这样一个小站停靠。要是这样一直等下去，不但明天的课要泡汤，而且非冻僵了不可。早知道如此，我何必要这么急地往回赶。也是逼急了，我找到一间小亭子一样的值班室，敲响了窗户。半天，一位中年值班员开门出来，看样子他已经准备休息了，一脸的困乏。我给他讲，我按照这张时刻表下了车，但是列车却晚点了，这里不是曼海姆，却是达姆施塔特，我想这不是我的错，我现在该赶哪一趟车，我需要你的帮助……

逻辑又起作用了，中年值班员从电脑上重新给我打印了一张时刻表，是专门为我提供转车建议的一张——这就是发达国家与我们之间的不同，他们的服务是对每一个个人着想的——幸好两点二十分还有一趟，他告诉我，先乘这趟车到曼海姆，然后再转另一趟去海德堡，你需要在这里等四十分钟。如果你

觉得太冷的话，可以在我的值班室里等。

我连声地说“当克其”，我说我愿意在站台上等，因为我觉得已经太打扰了。

四十分钟之后，一趟看起来相当简陋的列车驶进了站台，这大约是那种比较偏远的乡村地区的列车了。我几乎是满怀感激登了上去，但却发现车厢里空荡荡的，竟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往前走了一个车厢，还是没有人，再往前走，空空如也，再走一节，终于看见一个乘客，在暗淡的灯光下旁若无人地翻着一张报纸——竟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！

我想她可能是一个大学生？便向她问好，并且对她说，希望在曼海姆车站得到她的帮助，因为我不想再出错。她很爽快地答应了，说“NO problem”。然后又低头看她的报纸去了。

几十公里的路程很快就到了，下得车来，她把我领到一个站台，说，你在这里等大约二十分钟，上车就可以了。说完她挥挥手，消失在人群里。那时我才注意到她的穿戴是非常入时的，她的身材看起来真是太美了。

目送着黑暗的远处，我坐在排椅上耐心地等着。不管怎么说，心情比在达姆施塔特时要好得多了，虽然经历了一番周折，但明天的课看来还可以赶得上。这样想着时，身体也感到暖和起来，再看看表，有三四分钟车就要来了，我提提神，正要收拾一下行装准备起身时，却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抬头一看，竟是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她！她跑了回来。她气喘着，脸蛋有些微红，她连连地摇着头对我说对不起，我太糊涂了，搞错了。如果你一直在这里等，那等到明天也回不了海德堡，快，快跟我走。

我跟着她，急急地穿越了地下隧道，来到另一个站台，车刚好已经到了。她还在说对不起，我上了车，回过身来向她道



谢，看着她气喘吁吁的样子，尴尬的人居然不再是我，而变成了她。她还在解释着，她都出站走出好远了，才忽然想起刚刚修改了的列车时刻表，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搞错了，差一点误了我的行程……

不到一分钟，车就开了，离开的霎那，我还隔着玻璃听见了她那“我不是故意的”的大声的解释，看见了她那幽深又闪亮的、明月和大海般的眼睛。虽然它们一闪就消失了，但却久久地印在了我的视觉里。

半小时后，车子到了海德堡站。我出得站来，心里还满怀着热乎乎的感动，心想这是怎样难忘的一个夜晚，居然是这样的一连串的梦境般的遭遇。我兀自叹气，摇头，真是难以置信。再抬头看看天空，却也惊喜得不行，它竟像人的遭遇一样柳暗花明，如此快地也经历了一番戏剧一样的变化——它已完全地放晴了，从未晴得如此明亮，一轮满满的明月，高悬在朗朗的西天。

我走在熟悉的小路上，注目着久违的明月，像看见了家一样温馨。我注目着，眼前却又总是闪现着那位日尔曼女孩的影子，多美的眼睛，月亮般透明的心。我在想，这样的事情能否在我自己身上，在我的同胞那里发生？或者就是一位东方的女孩，能否如此真诚地帮助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路人？

找不出更美的东西来赞美她。可我突然找回了那个已积久地潜伏在我耳边的比喻——白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！是的，惟有那白雪和明月，才是最适合她的比喻。美丽的日尔曼的女孩，让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福你。



离合悲欢的三天

——田野

最近，我曾经去香港探亲：去会晤我的至今还留在台湾的妻子和孩子。——我们分别已快三十年了。

我是在 1955 年从台湾只身回归大陆的。

分别的时候，我三十一岁，妻二十七岁，我们的大儿子刚满五岁，而小儿子还只有一岁半。

现在，那个小儿子，已经长得和我一般高，并且今年也是三十一岁了。

这次，就是由他，陪着他的母亲，从台湾到香港来和我见面的。

不过，他们不得不取道一条曲折的路：参加一个由台北去泰国的七天旅游团，按照日程安排，从曼谷返台途中，将在香港停留三天。

于是，在这之前，我赶到了香港。

分别三十年，朝思暮想，好不容易得见一面，而会晤的时间却又是如此之短。——只有三天！

这离合悲欢的三天啊！

三天！千言万语，真不知从何说起。

在还未见面之前，我曾经把一定要讲的事、一定要谈的



话，一件一件地记在一张纸上。结果是越写越多，越写越长。

我一定要告诉我的亲人：多年来我的忧虑，我的思念，我的负疚的心情和我的执着的心愿……

当然，我也知道，他们一定要告诉我的，要告诉我，甚至是更多更多……正如妻在信上所说：“三天三夜也摆不完！”

三天！为了这三天，在海峡两岸，我们曾等待了三十年！

然而，当彼此真的见面了：我紧紧地而又久久地握住妻的手，默默地注视着那温柔的泪水，顺着伊的脸颊，缓缓流下。——这是辛酸的泪，也是幸福的泪。此时此刻，又觉得，什么言语，都似乎是多余的了。

是的，三十年的分别，妻和我都老了。由于人生的坎坷，我们的外貌，也许甚至比我们的年龄更老。

但是，人还活着，孩子也长大了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彼此都一直没有忘记。

而且，在分别三十年之后，我们一家的三口：两个来自台湾，一个来自大陆，今天，又在祖国的另一块领土上会晤了！——这在几年以前，甚至是连做梦都不敢去幻想的事，此时此刻却已成为现实。

我久久地而又紧紧地握住妻的手，默默地注视着那温柔的泪水，顺着伊的脸颊，缓缓流下。——这是辛酸的泪，也是幸福的泪啊！

我真想，时间和思维，都在这儿停止。

但是，当我们提着旅行袋，从铜锣湾的酒店，搭乘通过海底隧道的巴士，在九龙红磡下车，沿着那繁华的夜的市街，一同向我借住的朋友家里走去的时候，我仍然不能不想起一些难忘的往事：

在 1955 年离开台湾之前，我曾在台北一家洋行里工作。

每天早出晚归。有时，当我从写字间回来迟了，妻总是带着两个孩子，常常到我们居住的仁爱路二段的巷子口来等我。一旦远远望见，在下班的人流中，我正骑着单车，沿着林荫大道，奔驰而前时，两个孩子，就像两只小鸟一样，争先恐后地从他们母亲身边飞出，不顾一切地向我迎面跑来，并且，一个比一个叫得更响更欢地在喊着我。于是，我连忙跳下车子，把单车交给妻推着，然后，我一手抱着一个孩子，就这样，说说笑笑地一同走回家去……

现在，我是多么希望，再像往日那样，和我的妻、我的孩子，说说笑笑地，一同走向我们的家去啊！

然而，现在，却还不能。

虽然，今天，我们又在香港会面了，但我们的“家”，仍然是分离的。——被分离在海峡的两岸。

在那边，还有我的大儿子、大儿媳和两个小孙女，而且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的妻和我的小儿子，在三天之后，也还不得不随着旅游团回到台湾去。

这一次短暂的重逢，又将是另一次长久的别离。

想到这里，我的确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了。

虽然，在这次见面之前，我也曾一再叮嘱过自己：要坚强一些，要冷静一些，不要想得太多了。而且，我早已是个饱经忧患的老人，并不是任何不幸，都可以触动我的感情的。

然而，现在，我还是哭了！——悄悄地。

为了不至于被妻发现，以免又引起她的伤心，我借此走进路边的司多店里，去买了一包香烟。

但当我掏出打火机，正要点燃一支烟卷，妻忽然把手伸出：

“也给我一支吧！……”